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

毛远新一九七四年一月在
团省委召开的“学习吴献忠座谈会”
上的讲话（节录）

供批判用

毛远新一九七四年一月在 团省委召开的“学习吴献忠座谈会” 上的讲话（节录）

省委通知，柴春泽的信要当中学教材，我看文章写得很好。前年讲用会，我讲了一个钟头没有他讲的深刻，我不如他，他有实践经验，他马列、毛主席著作学得好，文章也写得好。不从道理上，从语文上讲也不低，我规定为中学课本。黄帅的信也做为小学教材，有的老师害怕，不愿讲。

柴春泽的信，全篇说理，讲道理，不是剑拔弩张，看了之后，不能不佩服。

这些老干部也是走过上山下乡道路的。有人留恋城市不去，不愿上山下乡。我看了你的信（指柴春泽的信）讲理，在前年知识青年批林整风会上，我讲到抗日战争根据地，参军骑马戴花很光荣，要是有人开了小差，当了逃兵，人们就会骂他，逃兵、胆小鬼，可是我讲了半天不顶用，我认为柴春泽的水平比我高，不仅从政治上，从文章的写法上也是一篇好文章，定为中学课程，老师给学生讲，要联系自己的思想，毕业生非上不可。

我们有个设想，将来农村的干部都是记工分干部，（有）困难国家给补助。这样一半工资一半供给制，还是不改国家工资好，这样不脱离群众，群众把他看成是自己人，不然回到队里，人家说你是铁饭碗。×××是桓仁县委副书记，六、七次动员改成工资，他说，你

一发工资，在我们大队贫下中农就不认识我了。我想我们的公社、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可以工分加补助的办法呢？挣工分好，思想感情和贫下中农就一样，对生产队阶级斗争和生产就关心，生产队生产下降，他的收入也下降，和贫下中农感情一致，旱天盼下雨，连雨盼晴天。干部挣国家工资，就不急，旱涝保收。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，我们想不变，就是工分加补助，了不起就是个供给制嘛。昌图搞了一下，黑山也搞了一下，就是你吴献忠提出来的嘛！全县一百二十多名知识青年当队长。

（对柴春泽同志说）我们有这个想法，你最好在大队当三年大队党支部书记，支部书记了不起，一千七百口人，吃喝拉撒睡，什么都管。现在亩产多少斤？（答：二百斤）你当三年支部书记能不能达纲要？（答：有决心）你当三年大队支部书记就有发言权了，就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，什么是路线斗争了。

现在，还有的工厂又把管理和奖励放在第一位了。不讲路线了，不讲鞍钢宪法了，还打着落实政策的旗号。我们省有个局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，一个副部长讲：现在工交企业就是要一手抓管理，一手抓奖励。那么，路线谁抓呀！我们去开会的同志顶了他，顶的对！

现在我们省提了一些工人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局里做负责人，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。他们很敢干，不管你是副部长还是国家计委副主任，你讲的不对嘛，他就敢唱反调。我们看到有些青年这种精神非常高兴。什么叫反潮流？管你是部长、局长，你说的不对嘛，就要顶，象柴春泽那样，管你父亲、儿子，不对就要反嘛！有人看不起青年人，我看青年真有象样的。象柴春泽、张铁生、吴献忠，

还有十二岁的娃娃黄帅年纪都不大，表明文化革命以后青年一代的面貌。

黄帅十二岁就敢向修正主义路线挑战。主席在团的“三大”时讲过周喻的故事。苏轼在《赤壁之战》中说：大江东去，浪涛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。说的就是周喻。赤壁之战是周喻指挥的。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发向江东，孙权选周喻做司令，二十几岁的周喻挂帅，主席说此人是个共青团员。当时的老将陈晋、黄盖都不服气。说不服，孙权把上方宝剑交给了周喻，谁要不服就砍了他的头。支持这个共青团员打了个大胜仗。

主席说，现在教员看不起学生，讲到反潮流，提到李庆霖的信，张铁生的信，有人议论反对。后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还有人议论。有的说：“他们的话有刺。”主席说：“就是要有刺”。身上要有刺，头上要长角，头上长角干什么？就是要斗嘛！跟修正主义斗，跟资本主义斗，跟错误思想斗。

张铁生一天接到很多信，有支持的，也有骂的。我也接到一些信，有的骂我。说：我知道你就是张铁生的黑后台。你不要以为拣了块黄金，你不过是拣了一块铜渣子。二十年后中国卫星上不了天，张铁生要负责，你们也要负责任。说我们不要文化，这是扯蛋，我们不是不要文化，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文化，修正主义的文化，我们要无产阶级的文化。

我们把沈阳农学院的教授考了一下，有很多人答不出来，主席说，这个办法好。国务院科教组、北京市委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把北京十七所院校六百一十三名教授、副教授召集来开座谈会，他们以为中央领导要接见，把笔记本都带来了。到齐后宣布考试，工农

兵学员监考，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翻书。当场有人吓的眼一瞪、嘴一张，半天合不上，出了洋相了。考试结果及格的五十三人，剩下的不及格，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四还多，其中二百零九人交了白卷，一个字也答不出来。选的题是去年北京高等院校招生的试题，是中等中学水平的。有的人当场发感：哎呀，张铁生的信是对的呀，一张考卷怎么能衡量我大学教授的水平呢！我们说一张考卷既反映不了政治水平、实践经验，也反映不了一个人的文化水平。考试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法宝。他对学生搞突然袭击，我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们就考了他。有的只写了个名，交了白卷扬长而去，以示抗议。有的说，这是谁出的主意，要揪后台。他们不知道是主席让这么作的。有的人确实是专家，有专长，你让他把学过的公式都背下来、不忘掉没道理。大学考试前，我要了一份试题，答了卷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门平均刚及格，按照条件是不能录取我的。但我是大学毕业生，不信我可以拿出大学毕业证书。按照他们的考试法我也不够格了。有人说，毛远新你是大学生不应该忘，说我忘了就是忘本。还有的说，你忘了可以，你是革委会副主任，张铁生不应该忘。兴城县是考试试点，考场把窗户、门关得紧紧的，当时正是夏天。说什么开窗户怕扔纸条。我问了一下考的怎么样，听说有两个人没答卷写了两封信，一封是写给主席的直接邮走了，另一张是写在答卷后边给领导的。我立即让人把信拿来看了一下，觉得很好。我们召开了高等院校招生会议，会上给大家念了一下，大家说好，就这么发表了。会上，提出各市地不要再象考张铁生那种办法进行考试。后来，各地想了很多办法，大连干脆不考了，到生产队开调查会，请考生一起座谈思想、生产，也问了一些文化。各

市县可以用各种办法考核学生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但只（有）一条，不准回到修正主义路线。

你们共青团的同志，除了作好知识青年工作外，学校的教育革命也要重视。要从教育革命抓起，搞好上山下乡的教育工作。全省规定，把柴春泽的信和日记摘抄做为中学政治课和语文课来学。学生还要结合自己的思想，谈感想。

在军委会上，主席讲了看不起儿童团的问题，讲了要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，主席又讲中国如果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。我理解这是有所指的。主席很早就讲了，我们没有注意，后来出了彭真，我们理解了一点，文化大革命出了刘少奇，好象修正主义就是刘少奇，九大以后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出了陈伯达，实际是林彪，又不理解了。主席在给江青同志一封信中就说：阶级敌人非跳出来不可。主席在视察南方讲话时又指出：象刘少奇、林彪这样的人在党内他们非跳出来不可，将来还要出二十次，三十次，你们信不信。主席讲中国出修正主义，大家要注意，这是主席又一次给我们打招呼，不是十次路线斗争胜利了，就完了，没有那么回事。要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来认识，至于那一天，是张三还是李四，是温都尔汗还是另外的地方，那是有偶然性的。但一定要出，是必然性，青年同志就是头上要长角，身上长刺，不管是谁，凡是错误的都要敢顶，包括省里的领导，也包括我，不对就要敢顶。主席说，要少吹，多批，提倡这个东西，希望我们做团的工作的同志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和期望。

学习柴春泽、吴献忠，不单是青年的问题，他们是同旧的意识形态挑战，同私有观念决裂的。我们机关、厂矿都要学，大家都

有这个精神，敢对错误的观点顶，敢于同旧的意识形态挑战，尤其是年青人，有了这个基础，我们的党和国家变颜色的可能性就小一些，稍不注意，就有可能滑到修正主义。主席说中国随时都可能改变颜色就是这个意思。反潮流就得担风险，挨骂。张铁生就挨骂，什么难听的话都有，还说我支持张铁生是林彪只红不专的流毒没肃清。林彪那里是只红不专，我看他是白的。还有人批读书无用，说是林彪搞的，我看才不是林彪搞的呢，林彪让他的儿子读书发扬孔夫子的“韦编三绝”的精神，把“韦编三绝”题在林立果卧室的墙上。林彪给他儿子、女儿题的字都是孔子的东西，怪不怪。元旦社论提出批孔是批林的组成部分，我们理解不理解？共青团应该把这项工作抓起来。有人说批二千年前的孔子，人死了，还有什么用。我们批死人，目的是为了教育活人。林彪吹捧孔子的这个死人是为了夺活人。批孔不单是批二千年前的事，而是和当前现实斗争直接相关的。我们要进行阶级斗争，把社会推向前进，可是有那么些人就拚命进行反对，这和孔子搞复古是一样的。你们都是宣传部的负责人，你们有谁看过《论语》《中庸》，看的人很少，为数不多，青年看孔子的书不多，你们要研究个办法，如何在批林中把批孔搞好。要研究一下报上的批孔文章，你们看过吗？《人民日报》登的批中庸之道的文章，看过吗？（问柴春泽、吴献忠）看不太懂。重看孔子原著不可能，起码把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发表的文章学学。今天给你们出个题目，你们研究一下，怎么针对青年的现实情况搞好批孔，各地要拿出办法。孔子看不起年青人，最看不起妇女，我们这个会的个人典型，除了柴春泽都是女同志。

前段批孔提出了两个问题。一个是孔子是维护奴隶制的，为什

么历代统治阶级都尊崇他？另一个是孔子在历史潮流中站到了反动的一边，但教育思想还是好的吧！比如，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，“有教无类”，“学而时习之”等。这就象一个大学教授，他反对搞社会主义，但在教学上还有一手两手的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有的政治上反动，是大夫，会做手术，怎么看？

孔子一样搞霸道，他一上台就把反对他的少正卯杀了，什么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？按孔子的道理讲，你自己不愿意死，也别让别人死，那为啥要杀少正卯呢？他的“王道”是骗人的。

什么父为子纲，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。我们是纲举目张。小柴把他倒过来了，子为父纲。

我今天是出个题目，针对青年的文化条件、现实状况，研究怎么批孔？说远了些。总的的意思是要联系实际。要针对青年的工作特点研究一下，搞得通俗一些，怎么批得更好。反对“儿童团”的实际，压迫妇女的实际，教育革命的实际都要联系。

你们可以搞搞试验，选一篇文章，拿到中学高年级中讲一下，作篇教材。柴春泽你可以在青年点试一试，盘锦九号大队也可以试一试。

有人说柴春泽是“六亲不认”，这话也得批判，和孔子有关，恐怕也是儒家思想，这个问题在群众中影响很大。

有些人认为没给他走后门，找便宜没给他，也是六亲不认。张铁生也是六亲不认。张铁生妈妈拣两穗苞米，他当着大家面，逼着妈妈送回生产队，不也是“六亲不认”么？妹妹拣点豆子，他也非让送回去。妈妈气的给他打掉地下，他又一粒粒拣起来，送回队里去。这不也是六亲不认么？我们这一辈子都不造反，革命还革不去。

供批判用

革？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？逆流，是得罪人、冒风险的。我们这个时代，是新旧交替、进行伟大变革的时期，我们要保护这个革命精神，提倡这个精神。这关系到把革命进行到底，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。

共青团批孔大有批头。认真的作些工作。柴春泽，也可以把《红旗》杂志、《人民日报》上批孔文章看一看，提出些问题嘛！最近，《人民日报》登出《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》这篇文章，无标题音乐好象是没有阶级性，其实，这是鬼话，骗人的。我们有一个干校学员，要他写总结，他不写，说文化大革命都检讨了，还让我检讨？后来，他写了“无题有感”，自以为很高明。说是无题，还是有题。

学黄帅，有的在那镇压，有的围攻毒打，逼得学生喝“敌敌畏”。

对教师一批评就给撤职，有的学生一批评老师，马上把团支部书记撤了，多厉害，如果要开除团籍的话，我还要找你团市委？有的学校鼓动学生互相贴大字报，自己给自己贴大字报，就是不让学生给学校领导、老师贴大字报。《人民日报》都发表了黄帅的信，还不兴学，这也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！

毛远新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（摘录）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